

也談梁漱溟

喬家才

褒貶之論不忍苛責

二月八日「中副」保真先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說梁漱溟四十一年因為為鄉間農民痛苦抱不平，批評共產黨，要考驗共產黨的雅量。在那次會議中，被毛澤東帶頭轟下臺，打入反動分子，打入反革命分子。以為他是悲劇人物，和文天祥、鄭成功並列。保真先生說：「文天祥、鄭成功、梁漱溟三人，他們在歷史變局時刻的言行，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省和抉擇。他們三人只是我從卷帙浩繁的史海中三個取樣，把三人並列，並非意味付予他們同等的地位。因為實在說起來，他們代表了不同性質的悲劇。」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牟宗三先生在聯合報演講「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是因梁漱溟前年撰文批評毛澤東而引起的。牟先生不但對梁漱溟的批評文章，以為「並沒有多大價值」，對梁漱溟的生命格調，認為「和毛澤東是異曲同工，也表示不太滿意。」

梁漱溟以「中西文化及其哲學」而成名，後來却以「鄉村建設」作號召，要自成一家。韓復榘

又想藉他來作號召，以山東鄉平縣作為「鄉村建設」實驗縣。就是牟先生說的：「想以到鄉下做『教主』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一點上，遂使他的生命走上不正當的途徑。」「就是在要當『教主』的心態上，梁漱溟和毛澤東二人是同工的。」

大陸變色，梁漱溟因批評共產黨，受盡毛澤東的污辱、糟蹋、迫害。他雖然對毛澤東胡鬧亂來，荒謬怪誕，殘殺虐待知識分子，無力申討。但他始終不和毛澤東妥協，不屈服於毛澤東陰威之下，不畏懼共產黨的鬭爭，保持讀書人的骨格，已經難能可貴。誠如牟先生所說：「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像他那樣的表現，也不容易，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再議論他。」

非凡人物好壞有別

牟先生最不滿意梁漱溟批評毛澤東的一句話：「究竟還是一位非凡人物。」牟先生反問一句：「毛澤東是非凡人物，我們這些都是凡夫俗子？」以為為寧肯做凡夫俗子，也不願去同毛澤東做比較。

我覺得梁漱溟說毛澤東是非凡人物，並不是恭維他。因為非凡人物有好的非凡，也有壞的非凡。堯舜禹湯和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忠義之士，固然是非凡人物，但是桀、紂、黃巢、秦檜、魏忠賢、張獻忠等人，因為他們壞的非凡，又何嘗不是非凡人物呢？我想梁漱溟說毛澤東非凡，也許是指着壞的非凡，不是恭維他和堯舜禹湯並列吧？牟先生就因這句話說梁漱溟內心生命就喜歡毛澤東作教主的那種型態，果然嗎？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奪權，喊出造反有理，把共產黨的功臣如彭德懷、賀龍等軍事頭目及共產黨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北京市長彭真等等，一一鬪垮或鬪死。明太祖殺戮功臣頂出名，也不能望其項背。秦始皇焚書抗儒，不過坑了幾百個人，人稱黃巢殺人八百萬，而毛澤東三反五反，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仇視知識分子，改造鬭爭，打入牛棚，前後虐殺鬪殺了好幾千萬人。紅衛兵被利用完畢，一一強迫下放，學校停辦，造成大陸上十多年的知識空白。翻開中國歷史，能找出第二個毛澤東嗎？能說毛澤東的殘暴不非凡嗎？

的確，梁漱溟有政治野心，念念不忘組織農

民黨，要做黨魁，也許可以說想做教主。不過梁漱溟究竟是位讀書人，有人性、良知，並不像毛澤東那樣嗜好殺人，荼毒生靈，蹂躪知識分子，怎麼能相提並論，說他二人異曲同工，對梁漱溟似乎有欠公道。

接受雅言打消組黨

我現在舉例來說，予以辯正。

七七事變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三月間，我從天津乘輪船赴香港，轉往武昌。同船有位徐樹人先生，溫文儒雅，就是鄒平實驗縣的縣長。敵人到了山東，鄒平縣靠近膠濟路，徐縣長撤到城外打游擊，文人作戰，不是敵人的對手，失敗了，在鄒平存身不得，逃到天津，也乘輪船到武昌，去看梁漱溟先生。我們在輪船上共同生活了八天，談得非常投機。

徐樹人是梁漱溟的得意門生，左右手，對梁漱溟欽佩到五體投地。他對梁的鄉村建設，推崇備至。他說這一次去武昌，是協助梁先生組織農民黨，因為梁先生已經培植了好些幹部，需要組織起來。我不贊成組織政黨這一件事，他却說十分必要。記得我們兩人爲了組織這個問題，辯論了好一陣。

「徐先生！」我說：「現在不是抗戰嗎？抗戰不是需要力量嗎？力量不是團結才能產生嗎？」

「是的。」徐樹人說：「現在需要很大的力量，當然需要團結，團結才能保障抗戰勝利。」

「那麼，現在組織任何性質的政黨，對於團

結祇有破壞，不會有絲毫幫助。因爲任何一個政黨必定有它本身的利害，在維護它本身利益的情況下，就顧全不了其他種種。目前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不勝利就要亡國的境地，已有的黨派，都應該捐棄成見，犧牲本身利益，要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全國上下團結一致，造成一個空前的強大力量，用以對付頑強的敵人。何況本來不是一個政黨，而要在這個時候來完成它的組織形式呢。徐先生！你覺得現在是一個組織政黨的適當時候嗎？」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徐樹人先生很高興地說：「我很高興，我們討論出這樣一個結果。我到武昌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勸說梁先生暫緩組黨。」

到達長沙以後，我們分手，徐樹人先去沅陵探望家眷，我在長沙住了兩天，趕緊赴武昌。一個月以後，我在武昌和徐樹人見面，他又很高興地說：「我同梁先生已經談過組黨的事，他接納我的勸告，已經打消組黨的計劃，至少在抗戰期間，不打算再談組黨的問題。」

果然，梁漱溟經徐樹人勸阻，從善如流，在抗戰期間，沒有進行組織農民黨。而毛澤東呢？適得其反，藉抗戰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處吞併消滅地方抗日武力，到處和國軍摩擦，以擴大共產黨的武裝力量，終於赤化大陸，這能說梁漱溟和毛澤東心態上異曲同工嗎？

是書呆子拙於活動

梁漱溟的確有政治野心，慾望很高，不是一位安分的讀書人。他搞鄉村建設，目的在組織農民黨，做黨魁，也就是牟先生所說的做農民的教主。牟先生說他以鄉村建設，造成一個救國運動，我以為談不上救國，祇能說造成一種政治活動，以達到政治目的。

許多青年問梁漱溟，參加他的鄉村建設，需要甚麼知識程度，他回答：「不要什麼程度，初中程度就可以，知識越多越壞。」

鄙視知識這一點，梁漱溟倒真和毛澤東異曲同工了。沒有知識的人好利用，好統治。毛澤東痛恨知識份子，因爲知識分子會寫野百合花，會寫海瑞罷官。他爲奪權，祇有利用無知的紅衛兵。他要虐待知識分子，也祇有利用無知的紅衛兵。毛澤東虐待、蹂躪知識分子，梁漱溟也不能除外，而他也輕視知識，說知識越多越壞，真是極大的悲劇。

經徐樹人函介，我到達武昌，曾去看過梁漱溟。我原以爲他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要組織政黨的政活動人物，一定會詳細介紹宣傳他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至少也應該對我這個從北方敵後回來的人，表示歡迎。因爲我是他的得意門生所介紹，應該受到重視。

想不到他老先生像座菩薩，又像位老僧或學究，冷冰冰地，既不詢問我甚麼，也沒有向我解說他的鄉村建設，好像對我有甚麼成見，怕向他借錢似的。我看氣氛不對，不好同他長談，祇好告退。千里來會，交談不到十分鐘，能不使人失望？這樣的人來組黨，搞政治，真是不可思議。

我敢肯定地說，梁漱溟不是一個搞政治的好手，不是一個做黨魁的材料，更沒有做「教主」的能耐，不過是個書呆子，才能忍受毛澤東對他的那種非人所能忍受的污辱、踹踢，並不是具有宗教

精神——「忍辱波羅蜜。」

閻錫山梁漱溟比較

我再舉個例子，以閻錫山和梁漱溟比較：三

酒淚憶長者

——悼戴仲甫先生

潘振球

戴仲甫先生是教育界的先進，一生精神貫注於作育青年，一生心力用之於照亮他人；我對這樣的一位長者，豈僅心懷敬慕，而且是抱著學習的心情跟他交往，而今人天永隔，徒與那風飄零之思！

仲甫先生是我國原子研究的先驅，也是一位電磁學及射線結晶學的著名學者。他曾於民國三十七年創設我國第一所原子核研究室——國立臺灣大學原子核研究室，同一年在他領導下原子核擊破實驗成功，這對於我國原子科學的發展，實有重大的貢獻與深遠的影響。

我曾長期服務於臺灣教育界，常有機會見到他，尤其在苗栗籌創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時期接觸更多，當我向他請教有關科學教育問題時，他往往會答復：「一切從根本做起」。我們今天有很多事是走到人家前面去了，但並未完全落實，主要的問題就是根基未固。先總統 蔣公在講述科學有關問題的時候，最

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科學精神，一是科學方法，仲甫先生實兼而有之，此所以他能在我國原子科學研究方面有一種創造性的貢獻。

我的住處距植物園很近，常於清晨、傍晚和星期假日到那裏去散步，仲甫先生有時候也去走走，那裏成了我們見面最多的地方。我們一方面散步，一方面閒談，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除青年問題、教育問題外，對於國際關係、國家前途等一些敏感而尖銳的問題有時也會談到，不論談論什麼問題，仲甫先生的神色總是那樣平和而對問題的看法又是那樣持平，倘非具有高度修養，曷克臻此？

人之一生，數十年寒暑而已，歷史上在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但視其對國家社會甚至人類有何貢獻耳！仲甫先生來到這個世界，正當國家大變動的時期，他正是生於憂患而又同國家民族共憂患的人。他一生從事教育、作育青年，前後達半世紀之久，桃李蔭深，譽滿中外，真正是一位仁智兼備的藹藹長者。

十五年春天，我回太原主持肅奸工作，在太原待了一個月。那時閻錫山先生正在熱中於他的「兵農合一」運動，由薄毓湘主持其事。我回去以及離開，閻先生都約我便餐，祇有梁化之兄一人作陪。兩次吃飯，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邊吃邊談，閻先生不厭其詳，為我講述兵農合一，越講越起勁，深恐我不了解，不擁護他的「兵農合一」政策。像閻伯川先生那樣，才够得上一位政治家，也真像一位農民合一的教主。一位教主沒有說教的本領或嗎？以梁漱溟來比閻伯川先生，差多了，而他又野心勃勃，時刻不忘組織農民黨，有些不自量力，受毛澤東的折磨就不足為奇了。

知識份子良知未泯

牟先生說：「梁先生那個教主無多大效果，因為他沒有政治權柄。」就我個人觀感，我覺得梁漱溟先生究竟是位讀書人，善良的知識分子。就是給他政治權柄，或組成農民黨，也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胡鬧亂來，殺人如麻，把大陸搞得天翻地覆，民窮財盡，到現在使中共政權要靠外滙來過日子。如果梁漱溟不搞政治，不搞鄉村建設，不想做黨魁，不要去組織農民黨，老老實實，專心一意於學術研究，他對中國的學術文化，貢獻一定很大，就是不容於毛澤東，也不會被踹踢的這樣厲害。他當然比不上文天祥那樣正氣凜然，不向異族屈膝，壯烈成仁。也比不上鄭成功反抗異族，那樣功業彪炳。但是說他生命的格調同毛澤東異曲同工，對於一位善良的知識分子，似乎也有些過火。

我如此描敘，讀者如能善加體會，也許對於科西嘉，可以獲得一點了解。總而言之，這個小島，真是調和已極。描述祇希望能夠表達神髓，讀者最好還是自己去體會，去欣賞。觀感儘管各有不同，最後的結論，却仍然一致的是一個字「美」。天堂般的美！本來凡人怎能描敘天堂呢？如果天堂可以描敘，那便不成其為天堂了。

法國一位女作家桑索琳簡單用兩個字來概述島上的人生、死和愛。她曾經進入山區，那裏比海邊更原始。山中滿佈森林，小徑上密佈着荆棘，冒險鑽入，最後却仍然頭破血流而出。山頭上的凋殘遺物，祇賸下破瓦殘垣，攀登費力。

神秘之島到處綠宮

島上曾被盜賊盤據幾百年，他們為了防禦官兵和仇家，都準備了藏身之處，或稱「綠林」或稱「綠宮」以防偷襲和黑槍。至今島上人家，多半都還有一間密室，不但外人不知，即使家中不相干的人，也都不清楚，科西嘉真是一個神秘的島。

科西嘉應該算是全世界第一個尊重死人的處所了。路邊以外處處都有墓碑，形形色色，大大小小，花崗岩、大理石、赭石，式式俱全，不一而足。柏樹更不可少，那是坟墓的守衛。一道拱門，將陰陽兩界分開，死人的住處就是天堂，無爭無苦，遠比在活人世界寧靜而幸福，華麗而無騷擾。坟墓更是活人訴苦許願之處，有一些天才婦女，還能將心中的悲苦編成詩歌，像抒情詩或歌一般的高聲尖噪唱出來。一方面是讚美死去的

先人，然後再傾訴自己的痛苦和訴願。

活人的家庭，却是亂糟糟的大雜院。這一邊爭吵叫罵未休，那邊又跳出一位青年，向他傾慕的美麗心上人唱出情歌。她正準備去睡了，却又由街上擁來了一、二十個青年，有的彈吉他，有的齊聲歌唱，表達他們對她的心意。

在科西嘉島上，死和愛就是整個的人生，混而不可分的。正和島上花木海水的芬芳一樣。人們還未上岸，便可體會到了。

幽默故事別有諧趣

島上有一些流傳的故事，反映科西嘉人的幽默。

狼狽的一腳 卡鵬身材高大，可惜走路不穩，却又幹上了法警。那天他帶了幾個弟兄去追除海盜——他們則一向自稱俠盜——他看見有一個正躲藏在荆棘中，混身刺的出血。卡鵬想抓他，又忍不住心來。便上去用力向他踢了一腳，並說：「還不快滾，真要我抓你嗎？」那人聽了，便急急忙忙趕緊爬走。過了幾天，那人牽了一隻羊，到法院去送給卡鵬。同事笑問他花了多少錢買的。卡鵬笑笑回答說：「祇花了我狼狽的一腳！」

贖罪節 屠夫在教堂前廣場上，看見聚集了許多人，忙問是爲了什麼，旁邊的農夫說：「今天是贖罪節啊！」他又問是贖什麼罪？回答是「一切罪惡，今天都可以求神赦免」，屠夫便伸手抽出了農夫口袋裏的錢包，再問：「搶錢也可以赦免嗎？」農夫說：「當然可以。」屠夫便將那農夫的錢包，裝進自己的口袋裏：「那麼你就赦

了我吧！」

會算不希奇 老師問道：「草地上有五十隻羊，有一隻爬過了籬，進入了鄰地的草地，你們說還剩下了幾隻羊？」小馬說：「一隻也不剩了。」老師說：「怎麼？才走了一隻，應該還剩下四十九隻才對！」小馬說：「老師，你懂得算術，可是你不懂羊。」

早起拾着一文錢——杜美和巴士圭是好朋友，早上十一點了，杜美還不起床。他媽媽叫醒他說：「還不快起來喝咖啡，你這懶鬼，別人都快做了半天了。我還看見巴士圭拾到一張五千法郎的鈔。如果你早些起來，不是該你拾到嗎？」杜美說：「可憐那丟掉鈔票的人，他一定起的比巴士圭更早吧！」

一些科西嘉的俗諺，也足供玩味：
強迫的愛情，不值一文錢。
打狗還得看主人。
咳嗽的人不能做賊。
敲打再敲打，最後一定成功，
堅定的志向，買不到也不會出賣。
愛月者多在白天睡覺。
活着的驢子，比死去的醫生更強。
寧做主宰，不做奴隸。
寡婦的兒子，教士的姪子，都少有好的。
他天生是一個搬雞蛋的人行動非常的緩慢。
(取材自西德地理雜誌)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